

[长篇小说]

中国第一部地缘政治小说

天 道

绝密的随军日记隐匿不可告人的真相？
少女的南京大屠杀梦魇是前世映照？
大佬一改鹰派姿态遁入空门另有玄机？
金钱打造的「游戏帝国」背后暗藏阴谋？
一切得从离奇失踪案说起……

伍旭升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天追

长篇小说

伍旭升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追 / 伍旭升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54-0223-9

I. ①天…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2367号

著 者 伍旭升
责任编辑 张建光
特约编辑 李 丹 王丰林
文字校对 陈晓丹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 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 目 录 —

Contents

序 幕 失踪谜案 \ 001

第 1 章 樱花樱花 \ 003

第 2 章 横滨寻梦 \ 015

第 3 章 诱之感 \ 029

第 4 章 悟与放 \ 043

第 5 章 蓝绿之外 \ 055

第 6 章 初试身手 \ 069

第 7 章 鸥鸟高飞 \ 087

第 8 章 打掉自尊 \ 107

第9章 摆渡 \ 129

第10章 展览风波 \ 139

第11章 争锋 \ 153

第12章 心的解析 \ 169

第13章 折断的虹 \ 179

第14章 清辉之夜 \ 195

第15章 血色钓鱼岛 \ 209

第16章 南海之杓 \ 219

第17章 天追 \ 233

— 序幕 —
TIAN ZHOU
失踪谜案

东京湾附近。夜幕初降，灯火阑珊。西村正彦走出家门，坐进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车子便无声地穿行在车水马龙的夜景之中。西村习惯地眯起眼养神，过了半个多小时，感到些许什么，睁开眼，一看窗外掠过的街景，发觉不是自己要去的方向，马上呵斥道：“怎么回事？”司机没有答话，而是径直更快地往前开，拐过几条街，来到海边。几个人已等在那里，旁边停着一条豪华游轮。

轿车停下，一个人来到轿车跟前，打开车门，对西村说了几句什么。西村无奈地下了车，在几个人的夹护下登上了游轮。

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网站爆出一条举世震惊的新闻：

日本著名右翼人士西村正彦在东京湾失踪！

一时，各大媒体纷纷转载、猜测。

隔了一天，就在警视厅一筹莫展之际，西村正彦竟神奇地回到了家中。他

的学生岛津闻讯，第一时间赶去探问。西村正彦，这个昔日铁硬的右翼精神领袖竟目光迟滞，像是经受了什么巨大的打击一样。令岛津无论如何难以置信的是，西村正彦不仅对过去 48 小时的经验三缄其口，而且还说出这样的话：对于历史，有着永远无法释然的创痛，必须勇敢地面对才能最终翻开新的篇章。真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西村居然还说，今后“鹰之会”的事他就不再过问了，请不要再打扰他了！这是西村说的？他不会是脑子出什么问题了吧？这样的猜疑在私下里迅速传了开来。

可面对新闻记者和警视厅刨根问底追问自己失踪一事，西村正彦矢口否认，说那不过是新闻界制造的一起奇闻。

就连美联社也发了新闻，题目就叫《西村咄咄怪事》。

— 第 1 章 —
TIAN ZHUI

樱花樱花

从中国到日本的清田，在救了山田美智子后，第一次去山田教授家的路上目睹了靖国神社日本右翼游行的一幕，激起了他与大正的第一次冲突。

2020年春，日本九州大分县大野川附近。

樱花漫山遍野绽出了新蕊。沿着小溪往山里去，浓云似的樱花层层叠叠，恍若天上的仙宫一般，让人眼醉神迷。

当地华商会的刘先生对清田说：“大野川的樱花远近闻名，因了当地的土壤地貌，每到樱花开放的时节，高低错落、远近相衬的樱花营造出一个云笼雾罩、天地交合的境界。到大分不进山看樱花实在是可惜，清田先生，您一定抽时间去看看。”

清田去年秋天从中国来到日本，为的是筹备明年辛亥革命110年史迹展之“孙中山在日本”的专题。因为以往的疏忽，当年孙中山和同盟会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史迹、资料没有系统地收集和研究，至今许多已面目全非或遗失。听说商会有一位王老先生保存了一份当年孙中山召集同盟会诸同志开会的签名簿，清田便从东京匆匆赶了过来。

签名簿是用小楷写在一本学生练习册上的。王老先生的曾祖父得到它时边

沿都已破损，后来做了修补，埋在近山的坡地上一处小屋的地基下，平安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直到战后大规模的重建，才取回藏在自家屋后的地窖里。

清田拿到了签名簿，心里松了一口气，总算没白跑一趟，心情放松了许多，想起刘老先生的介绍，于是决定去大野川的谷地游赏樱花。

在日本素有“花数樱花，人数武士”的说法。其实樱花的白不如玉兰花高贵，树干也不如玉兰树挺拔，然而，漫山遍野、层层叠叠、无边无尽的白色，纯粹如一，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使人整个身心都融化在里面。樱花就有这样神奇的魅力。

樱花开得纯粹，凋得也果决，一夜间千树万树琼花开，一夜间又千树万树葬花台，很代表日本民族的精神。据说，日本人的武士道也受此影响。不过，日本时下的青年人对樱花的态度和感情已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怀着同一的价值取向了。据刘先生说，原先这一带是颇负盛名的樱花产地和游览胜地之一。然而，这年的春天，却不再有游人如织的盛况。

清田在商会刘先生他们的陪同下往近山的谷地进发。初春的北风夹着海洋咸湿的气息吹在脸上，依然生硬刺骨。谷底的小溪显出刚解冻的急切样子。一路上山鸟的鸣叫生脆清冽，让人想起芭蕉的名句“鹤巢高，山风外樱花闹”。越往谷地上游，樱花越显出旷野自由的天性和气度。一簇簇、一垄垄，交错相呈，丰腴白皙，犹如置身云海天幔之中。空气也清新不少。清田大口大口地贪婪吸纳着迎面而来的山风，觉得心扉一下舒展了许多，脚步也不觉加快了，工夫不大，竟甩下刘先生他们半里多地。“清田先生，请不要走太快！”刘先生在后面气喘吁吁喊道。

清田背了一个山地旅行背包，一路攀登，额上不觉出了一头汗水。他摘下帽子，回头看刘先生他们还没有赶上来，就找了一处高垄卸下背包等着他们。

突然，前方传来一阵惊悸的呼喊声，清田急忙起身，循声奔跑过去。转过山弯，是一处开阔的谷地，山坡两旁成垄的樱花合围着一个直径大约 40 来米的深潭。一块巨大的砾石横在溪口，一个女子在砾石下奋力挣扎着。初春的季节

溪水依然冷冽，砾石表面被青苔裹覆着十分湿滑，使她无法攀缘上去。她试图游向岸边，可慌乱中脚踝又被砾石下的水草缠住，此时的她全身感觉麻木，筋疲力尽，呼喊声是那样凄厉、僵硬。清田的血液直往脑门上涌，边跑边环顾四周，找不到可用的现成的工具，真是急死人啊。水潭里女子的气力明显衰弱下去，那无助且惊惧的眼神牢牢地攫住了清田。清田情急之中，纵身一跃，拽下临溪那丛开得最晶莹饱满的樱花树，满树的樱花像失去了翅膀的白蝶，落了一地。清田也不知哪来的一股神力，就那么一下，便折断了一根管子粗的枝条，然后飞快地赶到溪口，伏在砾石上，伸出樱树枝。“拽紧它，快，请拽紧它！”清田大声对那女子喊道。那女子艰难地伸出已僵硬的左手，用力一抓，没有抓住，整个身子却又重重地沉入水中，双手本能地拼命扑腾着。清田往前探出身子，想尽可能地接近她。不想，砾石面青苔过滑，清田一下失去了重心，猛地坠入了潭中。一股刺骨的寒冷从大脑一下侵入骨髓，突如其来的激灵，让清田平生第一次有了遇难的概念。最初的惊慌过后，清田奋力地浮出水面，同时伸手拦腰抱住了那女子。砾石又高又滑，加上那女子已气力耗尽，努力了几次都告失败。深潭的周边薄薄的冰面还没有完全消融，一手抱着女孩，一手要划水、破冰真是困难，清田此时也已感到力不从心。

“清田先生！清田先生！”好在刘先生他们赶了上来。

“我在这儿，快来呀！”清田拼尽全力大声呼救。

刘先生几个人很快跑到跟前，向清田伸过树枝。清田奋力抓住一端，另一只已感力竭的手死死箍住女子的腰身，费力地靠向溪口，终于被拉上岸。

大家忙不迭为那女孩和清田按摩手脚，烤火更衣。忙乎了好一阵子，那女孩方清醒过来。

被救的女孩叫山田美智子，庆应大学四年级学生。因为跟男朋友闹了别扭，独自进了山，发现潭里有鱼，便攀到砾石上看，突然头部一阵剧烈的眩晕，接着就不由自主跌进了深潭。

“多亏了你们搭救，真是添麻烦了，非常感谢！”美智子欠身鞠躬。

“以后可千万小心啊，一个人还是不要随便进山的好。”大家都劝她。

“没事，上天会保佑我的！”美智子说这话时，清田心里暗说，这丫头的脾气可真是够倔的。

总之，大野川之行对清田来说，真是一生中难忘的经历。

2

4月上旬，清田回到了东京。美智子知道后热情地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她要把清田介绍给她的父亲山田佐保教授。山田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东亚地缘政治史，是日本著名的学者，清田对他早已有所耳闻。虽然他的一些观点在中国人看来显然有失公正，不过，清田并未拒绝美智子的好意，他觉得通过与山田教授的接触，或许更有利于改变或影响教授固有的看法。

清田租住在东北方的千束町，到美智子家西南方的目黑区中央町要跨越东京的核心部。日本教育会馆就在两者之间，离靖国神社不远。清田想顺路先到日本教育会馆办事，再去美智子家。清田从教育会馆出来已近午时，急急忙忙打了辆出租车，没走多远，前方就堵了一长溜的车。司机好像没发生任何事似的，耐心等候着。清田有些着急，第一次登门拜访，迟到是很不礼貌的。可是司机很无奈，耸耸肩说：“如果你介意，可以现在下车，走过前面的路口，绕过这段路再重新打一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清田付了钱下了车，穿过壅塞的车流，刚要斜插过路口，一个警察伸手挡住了他。“没有看到队伍就要过来了吗？”他指着前方说道。清田只得站在路旁，等那游行队伍走过。待队伍到了跟前，清田一看，神情霎时凝住了，血气噌噌直往脑门上涌。只见百来个人身着当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皇军”的军服，腰挎东洋刀，戴着“招风耳”似的军帽，一路耀武扬威走来。队列中，一张冷峻而桀骜的面庞隐在军帽下，目空一切的眼神扫过清田和众人，嘴里喊道：“抗议中国航母侵犯领海！”“修宪修宪！重整军威！大日本帝国万岁！”经他一煽动，游行队伍中的人个个群情激愤，不断掀起一片声浪。围观的人中也有尾随着加入队伍中去的。“现在只有岛

津才敢出面抗议中国！”围观人群中议论纷纷。“可不是嘛！中国航母凭什么敢到我们大日本领海来示威巡航，我们有航母时他们还穷得穿开裆裤呢！”那警察傲慢地对清田说着，以为清田是日本人。清田侧目以对。再次看到这样的场面，清田的愤怒、自尊混合着理性的无奈，在体内蠢蠢欲动。可他无能为力！只好退到一旁，呆立在街边，心里异常地发堵。尽管每年靖国神社前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闹剧，当年清田在日本留学时也曾碰到过；但现在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已不同于求学时代尚幼稚的青年，他的血管里奔涌着火热的斗志，他真的想冲上前去毁灭这邪恶之花！他正想着，美智子的电话就来了。

“清田君，是你吗？总算联系上了，我们一直在等你来呢！”美智子如释重负，显然她焦急了，原本她想等清田来后一起吃饭的，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影，也没来一个电话，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不管怎么说，美智子是无辜的。约好的事中途变卦，到底还是自己的不是。清田平息下心里的激愤情绪，重又往美智子家赶去。到美智子家已接近傍晚，清田只得道歉。山田教授倒是大度，不以为然地说：“没出意外就好，我还得感谢你救了美智子呢！”说着深深鞠了一躬。

美智子介绍了在座的另两位男子：站在电视机前的大正，美智子家以前的邻居；坐在藤椅上圆脸庞的阿凡，与清田一样也是中国人，来自台湾，是山田教授的学生。

“我也得谢谢你在大野川救了美智子。”大正说。“你还好意思说呢！”美智子噘起嘴。那天，正是跟大正在大分的街上起了口角，美智子才一气之下自己单独跑进山的。

大正理亏，躲到一旁自顾看电视去了。阿凡的态度不冷不热，与清田的话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全然没有同为华人的亲近感。倒是山田教授对清田赴日的使命表示出关切，询问了清田的工作计划和收集到的资料、文物。

“是啊，爸爸，你可以为清田提供些帮助啊！”美智子撒娇似的缠着山田教授。清田也借机表示出希望讨教的愿望，如果能争取到像山田教授这样著名学者的支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能否请教授做我们的顾问呢？”清田直截了当提出了想法。

山田教授没料到清田第一次见面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没有一点心理准备，支支吾吾岔开了话题。“我倒可以为你到东大查档案、资料提供些方便，至于当顾问，实在是没有这个资格。”清田到底没有太让山田教授难堪。一步步来吧，清田这么想。

“你们看，他们围住了西村先生的宅院了！”大正嚷道。

大家一听，连忙凑到电视机前。

电视里上午神社前游行的队伍此时正围坐在西村正彦的宅院前。电视台的现场男主持人兴奋得涨红了脸解说着什么。镜头随即切换到岛津的特写上。“告诉真相！振作起来！”他声嘶力竭喊着。每喊一嗓，都赢来一阵更狂热的附和。

“真遗憾，今天我要不来这里，也去参加他们的游行了。”大正说道。

“你不觉得那种闹剧很滑稽吗？对你们日本国民来说不啻是讽刺和侮辱。”清田接过话头，义愤地说。大正的话又勾起了清田刚才愤懑的情绪，声调一下提高了不少。

“你们中国人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却不允许别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意愿。山田教授在这里，他是日本著名的地缘政治史家，你可以问问他，为了解放亚洲，我们日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可到头来却要无休止地背负侵略的恶名，天地间还有公理吗？”大正不甘示弱，言辞激烈。

美智子没想到两人会出现激烈的对垒，生气地对大正嚷道：“大正，你说什么呢？清田是我和爸爸请来的客人，你怎么能这样，还是收起你那些梦呓吧，我都厌倦透了！”

山田教授也流露出一不悦，他最怕的就是美智子情绪的波动。自从她的母亲十年前因一场车祸意外去世后，山田在心里充溢着对美智子的无限爱怜与歉疚。而美智子每一次的梦魇发作，都更深深刺痛他的心。那天，他正好到广岛参加原子弹爆炸纪念会，妻子百合子带着九岁的美智子去富士山公园。就在一个上坡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故。山田不能想象那一刻给美智子幼小的身心留下了多么深重的创伤啊，而百合子，还那么年轻就……

“岛津他们胡闹，那样对待西村，真是太过分了！西村那样做，一定有难言

之隐吧，不管怎么说，岛津是西村的门生呢，他应当体谅西村才是。”山田面色冷峻地说道。

大正不服，嘴里嘟囔着退到一旁去了。而在整个过程中阿凡麻木着脸，避免在沙发上翻杂志，好似局外人一般。

清田实在没有多少心情继续待下去。电视里的转播还在进行，山田教授他们几个人也忍不住凑到了电视机前。清田无论如何不能在这样的气氛下轻松自如地与美智子聊天，于是借口另有约会，坚决告辞出来。

美智子追到巷口，一个劲向清田道歉。清田望着美智子纯真的表情，心里突然涌起别样的念头。走出巷子，呼吸着街上的空气，一股钻鼻的刺痒，使清田猛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3

北京，联华大学。星期四晚上，“LX 在线”在第三教室举办每月一次例行的国际关系问题讲座。能容纳百来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LX 在线”的骨干成员、国际政治学院的青年教师管志强在念一份剪报。那是中国航母编队首次经过钓鱼岛海域在南海举行救援补给综合演练后一个名叫岩琦的在京日本公司职员在网上发布的，剪报中的每一句话都那么刺耳，管志强鼻梁上架着的眼镜因此不住地抖动。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都 21 世纪了，小日本居然还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底下顿时骚动起来——“请安静，请安静！”管志强停顿下来，待秩序基本平稳后又继续念下去：“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支那人天生的自私和内斗，像一盘散沙。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残骸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真正崛起，成为敢于称雄世界的强国的。当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在日本海域为所欲为，所有的日本人都同仇敌忾，宁可饿死也要把钱捐出来买战舰。我们

的钱不多，买不起像支那那样的大的铁甲舰，从各个方面讲，当时我们都处于劣势，但我们在海战中取得了完胜，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请问，你们有这样的精神吗？别说精神，连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都抛弃、肆意毁坏殆尽。我曾经问公司里的支那人，你们有一个在朝鲜战争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是吗？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当我们虔诚地祭奠神社里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唱着‘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时，你们又有什么资格指指点点表示不满呢？”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头发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足足有一分钟，大家因极度沉重的愤懑而缓不过气来，就像火山下滚烫的熔岩，凝重而又坚决地涌向火山口，聚合起冲天的能量，等待喷薄而出。

一个学生倏地站起身，振臂喊道：“灭了丫小日本！如果历史重演，我第一个报名上前线！”

“对恩将仇报、欺软怕硬的人，绝对不能讲宽容！”

“像岩琦这样的日本倭寇居然还允许他在中国做生意挣中国人的钱，应该马上将他驱逐出境！”

“抵制日货！拒绝买日货！”

激愤的情绪充斥着整个会场，只要擦一根火柴，就会燃烧起来。

这时，一直不动声色坐在一旁的一个中年男子不紧不慢站起来：“请听我说几句。”会场霎时平静下来。

“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可以说，只要有一丁点儿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这封帖子都会热血沸腾、心脉贲张的。它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 21 世纪的中日地缘政治的现实和走向；使我们更清醒地看到，中日两国互信基础和情感基础的脆弱一面。我个人认为，21 世纪的地缘政治关系与 20 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我们不能空抱美好的愿望，一厢情愿期盼美日这样的战略对手跟我们友好。和平崛起不可能通过一厢情愿的祝愿来维持和获得。我们现在综合实力今非昔比了，有了航母和空间站了，但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坐享太平了，恰恰相反，

战争与和平从来相伴而生。我坚信，21 世纪必有一战才能开百世太平。但我们也不是好战分子。今天，获得战略优势的手段远比刚性的战争要多得多。我们必须拥有多手准备、多种策略。我跟你们大家一样，也痛恨那些死不认账、死不悔改至死做着变天梦的日本人。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我们应当摒弃狭隘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张扬起 21 世纪既理性又热血，既包容又果行的新民族主义的精神。”中年男子滔滔不绝，冷静的理性与高昂的热情结合得恰到好处，让人感受到一种鼓舞与信服的磁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那些打着开放、全球化的旗号、否认民族意识、消解民族精神的心态和做法。骂你是支那人，你还大度地不予理会，或退避三舍，在这个时候表现中华民族的泱泱气度，其实是对民族精神的最大亵渎。反过来说，经常有人骂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想想看，正是那些极端右翼分子、鹰派人物一次又一次揭起中国人自己都已逐渐淡忘的伤疤，他们每否认一次南京大屠杀都勾起中国人对自己过于宽容的悔恨，所以我说，我们确实要感谢那些日本人，让中国人不忘国耻。”

中年男子环顾教室，看到学生们情绪渐渐平息，秩序井然，便从身上掏出一本书翻开，一句一顿说道：“我想念一段张纯如女士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与大家共勉，请记住我们曾有的天真和软弱，不要再让悲剧重演，不要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这样的把柄，戳我们的脊梁骨。”他紧接着念了书中的一段话：

“这些中国部队不愿进行抵抗使东史朗震惊。当他发现被俘虏的人数超过抓俘虏的人数时，他对中国人就越发鄙视了。一种纷乱的情绪侵扰着东史朗，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饥渴而又惊恐的人不断要水喝，并再三要求得到他们不会被杀死的保证。但同时他又对他们的懦弱嗤之以鼻。东史朗突然感到羞愧，因为在以前的战斗中他曾暗暗害怕中国士兵，一股不由自主的冲动使他把这些战俘看成是没有人性的昆虫和动物。”

中年男子演讲完后，大家议论热烈。不少学生瞅空挤到中年男子跟前，非要他签名留地址不可。“我可不是电影明星，签名这一套没有学会呀，你们找管